

品一點也不營養、不能給人健康或是沒有效率，但它們很可能會跟綠色革命的作物一樣，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。

解決問題或製造危機

至於預想得到的後果，其中之一就是意外與非基因改造物種雜交，造成物種滅絕，並製造出新的生態位，具有潛在破壞力的新生物群就可能在此生態位中出現。因果關係中總是流竄著惡質的隨機效應。我們的基因改造突擊行動僅限於很小的領域，對象主要是我們自己和已經被我們馴化的物種。大自然這支龐大的部隊仍然不在我們勢力範圍之內。演化仍會超過我們的革命，是促成改變的力量，比方說，微生物的演化就會取代我們所消滅的大部分疾病。我們一手改造被我們食用的物種，就像我們以前對環境所做的一切干

預行動，這些改變解決了舊的問題，卻也形成新的問題。我們到底是掌握了解決世界食物難題的辦法，或只是在製造更多的危機，目前尚不清楚。

長期來看，全球人口將維持穩定不變，說不定還會減少。人口警訊所依據的是非常短期的統計數字解讀，要預測很久以後的未來，我們必須先回顧長遠的過去。以往每逢人口加速成長，不是成長到一個階段開始穩定，就是出現轉捩點。這種逆轉通常不是來自「馬爾薩斯抑制」(Malthusian checks)，不過有時後者確實發生作用。大多數社會在必要時，為了調節人口的增加，會修改婚姻習俗，或者剝削利用婦女的生育期。

繁榮正是世上最有效的束縛，因為長期以來貧窮和多子多孫一直被相提並論。對也好、不對

【讀者來函】

台南市讀者／許雅棠

呷，吸而飲也

敝人是《鄉間小路》長期讀者，對每期刊載內容都抱著感恩的心，欣賞每一篇新鮮的報導，尤其珍貴的精美圖片令人愛不釋手，因此自民國81年6月以來都以期別珍藏於書櫃裡；偶爾有親友來訪都會展出來和他們分享。足見貴刊物受敝人敬重之一斑。

頃閱讀6月號第25頁有關「田媽媽」的報導，發現大標題『到庄腳所在，呷庄腳料理』的提示，與坊間飲食業、廣告業同樣把「呷」字當做「食」字使用的情形出現，令人愕然！

據康熙字典記載，呷字的字意解釋是「吸而飲」；另依陳修先生主編，遠流出版公司之《台灣話大詞典》，以及甘為霖博士編輯，台灣教會公報社出版之《廈門音新字典》，該「呷」字的字義亦同為「吸而飲」。「呷」的台語文言讀音是Hap或ap；白話發音是Ha。冬天「呷一杯燒茶」，正正適用這「呷」字。既是如此，庄腳料理豈能用吸

而飲？

其實將「呷」字當做「食」字使用，由來已久，或許當初因為少數人之疏忽謬誤，演變今日以訛傳訛而造成「聚蠆成雷，積非成是」之遺憾！

現今台灣母語文化的發展，耑賴文字工作者、出版社、報社等諸位賢能之士共同努力推動，似不宜不經考究、證實而輕易「人云亦云」傳訛下去；尤其越想講究鄉土，尤須注意及此。

例如，夏天到，街頭巷尾冷水攤將涼粉類的「米篩目」寫成「米苔目」；更荒謬的是把「餛仔店」寫成「柑仔店」的大賣場（早年台灣的雜貨店都稱之為餛仔店），在在都是破壞台語文化之現象。

基於熱愛台灣母語，更愛《鄉間小路》，大膽提筆反映，冒犯之處敬請 海涵！

